



濠滨春夜

◎吴有涛

江海
风情

故乡清明

◎金建新

故乡的清明绿意盎然,勤劳的人们忙着春耕春种。

这片位于江苏如东曹埠镇饮泉乡下漫村美丽富饶的土地是我母亲的出生地。母亲江克于1924年2月出生于当地江姓富庶的大户人家。我母亲八岁时她的母亲就去世了,之后我的母亲由她的父亲和她的继母养大成人。我小时候没见过外公,连他的照片也没看到过。在舅舅家,我只见过外婆一两次,外婆什么模样已不记得了。毕竟太久远了,只留下模糊的记忆的碎片,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我的母亲1947年24岁时就告别父母,出门投身革命。时值解放战争,母亲曾随队步行去山东行军式拉练学习过财会税务,后到南通县城金沙参加财会税务工作,直到1980年1月光荣离休。

母亲离休时,我正上初中三年级。有一次,母亲说,她退休后想去如东饮泉老家置地建房落户。乡下空气好、地方大,耕点田,种点时令蔬菜,安享幸福晚年。当时国家正处改革开放、百业待兴。虽然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但很多年轻人还是向往城市,要到城里来上学、打工。我的哥哥、三个姐姐都曾在农村插队落户,吃过许多苦。我正在上初三,还要上高中、考大学、成家立业,难道我也要陪母亲下乡落户?其实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母亲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行动。母亲所说的乡下老家只是一个代名词,老一辈早已不在,也没什么遗产继承,仅有的几间老房子分别是舅舅家和姨姨家的。母亲下乡落户根本就不现实,只是心中念想罢了。母亲何尝不这样想和做。更多的还是在为我、为我们全家着想。

每年春分一过,母亲就不住地念叨要回如东饮泉老家上坟。清明这天,我陪母亲快到如东饮泉舅母家时,见远近田垄粉黄相间的桃花、油菜花盛开,母亲心花怒放,说:“春天到了,桃花、菜花开得真好看,心情特舒畅!”

不仅我母亲喜欢回如东饮泉舅母家,我也很喜欢。白天,舅母家的房前屋后可垂竿钓鱼,也可去田间地头溜达,跟麦苗和菜花亲密接触;夜里可以听舅母一家唠嗑,当然也可以看书。

有一天,在舅母家,因为白天玩得兴奋,晚上睡不着,我就半夜起床去卧室后面的杂物间和猪圈那边转转,看看圈养的憨态可掬的大小猪们。

在杂物间的一张老旧的木橱抽屉里,我居然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泛黄的《呼啸山庄》。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饶有兴趣地看到后半夜。

这真是一本奇书!书中曲折离奇的故事和梦幻般的意境吸引着我,让我感到震撼。看着看着,我仿佛觉得自己跟书里的在外流浪了20年的主人公希斯克克利夫一样,无论是母亲早年背井离乡走南闯北,还是陪母亲一路走来,我们都是奔走他乡的游子;也无论旅途远近、怎样奔波,都要经历一个人生的因果轮回,重新回到原点。就像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无论多么枝繁叶茂、花儿盛开,总是要叶落归根、融入泥土,以期生根发芽、重获新生。

后来有一年清明,我因忙于公务未能陪母亲回如东饮泉老家,由我大姐陪母亲一起回。那天上午八九点钟,母女俩一起乘公交车出发。一小时后,估摸她们到了,我就打电话询问表哥,结果表哥说我母亲和大姐还没到。之后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又打了好几次电话,表哥还是说没到。眼看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她俩居然还没到舅母家,我心里满是惶惑与恐慌。

心想她俩出事了?但大白天能出什么事呢?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后来,表哥驱车沿路来回不停地找,终于在半路上找到她俩。原来是母亲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坐公交车提前一站下车了。真是有惊无险,虚惊一场。

有了这次的经历和教训,每年清明都是由我陪母亲回如东饮泉老家。有了我的全程陪伴

与精心呵护,母亲都十分满意和高兴。

2016年清明是我陪母亲最后一次去如东饮泉老家上坟。从老家回来后不久,母亲就因心肺功能衰退入院治疗保养。虽然我们竭尽全力,9个月后,95岁高龄的母亲因肺部感染终告不治,离我们远去。

母亲的离去给我很大的打击。虽然母亲活到了95岁的高龄,也算是寿终正寝、功德圆满了,但我还是难以接受母亲离世的现实。我自出生起都没离开过家,没离开过父母亲。在我挚爱的父母亲面前,我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父亲常常教导我,人要正直坦诚、乐观豁达。母亲不断告诫我,人生的路要靠自己走,要学会自立自强,不能总是依靠父母,父母再长寿也会有终老离去的那一天。虽然父母亲早就没了各自的父母,但父母亲还是凭着勤劳和智慧,为我们全家撑起了一片朗朗的天,让我们沐浴在父爱母爱的阳光下,给了我们最大的爱与力量,引领着我们不断前行。

2017年后的每年清明节,我总还像往年一样回如东乡下老家。3年前的清明因新冠肆虐,回如东老家的路被封没去成,但随后的端午节,我终于如愿回了趟如东乡下老家。母亲的音容笑貌如影随形。其实,原先母亲不只钟情于这里的一草一木,她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有着特别的敬重与虔诚。这里不仅是生养我们的故乡,也是镶嵌在我们骨子里、流淌在血液里的精神与文化的图腾。我想以后不只清明、端午,我随时都可以回如东乡下老家看看,同时也可捎带母亲回家的一片绵绵心意:母亲,我陪你回家!

故乡烟雨蒙,佳节倍思亲。细雨纷飞如烟,润湿了大地,哺育了万物;也挥洒着心雨,倾注着思念。唯愿世间万物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祈愿故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护佑故乡的人们平安健康、幸福绵长。

适应:成长与突破的密码

◎凌华

记得40年前,我还在上初中时,有天堂兄递来一杯咖啡。从未尝过咖啡的我满心期待,端起一饮而尽,苦涩瞬间在口腔蔓延,完全没有想象中的甜美。堂兄又给我倒了一杯,我赶忙加了好多糖,可依旧觉得难以适应。堂兄见状笑着说:“咖啡要慢慢品,小口抿,大口喝既不优雅,也尝不到香味,加糖也要适量,不然就失去喝咖啡的意义了。”他还跟我讲了不少喝咖啡的礼仪,比如端起咖啡,别急着喝,先欣赏外观、闻闻香气,再慢慢享用,这样才能放松身心、提神醒脑、享受滋味。此后,我渐渐适应了咖啡的味道,也懂得了其中的礼仪,即便不加糖,也能悠然品味。

喝咖啡需要适应,生活中的许多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像年轻人谈恋爱,两个原本陌生的人从相识、相知到结为夫妻相伴一生,这中间是一个慢慢适应彼此的过程。工作和学习亦是如此,从最初的懵懂、畏惧,到一知半解,再到逐渐适应,最终成为行家里手,都离不开适应。对此,我深有感触。

高考落榜后,我进入一家国有纺织企业做电工。我虽学理科,但受初一语文老师杨汉祥的影响,喜欢上了新闻写作。刚开始投稿,被录用的少之又少,要是能在报角录用一篇简讯,看着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后来,我结合电工业务,试着给电力报刊写稿,被录用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有几篇先后被《中国电力报》《国家电网报》录用的竟有半个版面之多,还获得好新闻奖,我也因此被《江苏电力报》聘为通讯员,连续多年被《南通日报》《江海晚报》评为优秀通讯员,这些都是我努力适应写作、不断调整的结果。

2003年8月,企业破产,我下岗了。在通州人民广播电台张雪松的引荐下,我到通州区人武部做了一名新闻报道员。虽说只是临时工,但从业余到专职,要求天差地别。军事新闻不仅要快,

质量要求也更高。以前写稿是凭兴趣,现在则要关注工作重点、难点和领导关心点,无论是否熟悉、感兴趣,都得及时报道,不然难以完成任务。

经过不断努力,我采写的新闻不仅被《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中国民兵》等部队报刊录用,还登上了《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南通日报》等党报。人武部还配备了数码相机、摄像机,我一边向行家请教,一边自己摸索,学会了摄影、摄像,开始采编图片、电视新闻。采编的电视新闻陆续被各级电视台录用,有的还上了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多次被江苏省军区、南通军分区评为新闻报道先进个人,这在以前做业余新闻报道时是不敢想的。

2007年10月,原通州市粮食局招聘文秘,朋友推荐我去应聘。我从未接触过文秘工作,又不是中文专业出身,还是个下岗工人,心里直发怵。南通日报社通州记者站站长赵勇进得知我的顾虑后,鼓励我要相信自己,不试试怎么知道适不适合。当时我一直做临时工,待遇低、生活压力大,便硬着头皮去应聘,结果被录用了。

刚做文秘时,我把总结写成新闻,把调研写成深度报道,把信息写成简讯。在党委书记赵国明手把手的帮助下,我慢慢适应了机关文秘工作,掌握了文秘的各项技巧技能。在粮食系统,除了撰写总结、领导讲话外,我采写的新闻被《人民日报》《国际商报》等录用,撰写的信息被国务院、商务部、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录用,多篇调研被国家和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录用,获得各种征文奖。我还先后被国家、省多家职能部门聘为特约调研员、研究员,被多家中央、省市媒体聘为特约撰稿人、观察员,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不断适应新环境、新工作。

如今,距离退休还有3年。有人问我有什么经验教训,我觉得要是有的话就是“不断学习、努力适应”,唯如此,才能破解成长与突破的密码,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